

梅花知己



管继平 著

MEI HUA ZHI JI
MIN GUO WEN REN YIN ZHANG
民国文人印章一增订本一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新雅
正步

甲午夏月
生正步
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 / 管继平著. —增订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8

(民国文人系列)

ISBN 978-7-5326-5185-6

I. ①梅… II. ①管… III. ①汉字—印谱—中国—民国 IV. ①J2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9198 号

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增订本)

管继平 著

责任编辑 刘大立

装帧设计 多吉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www.cishu.com.cn)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200040)

印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70 000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6-5185-6/J·741

定价 52.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815625

序

关于民国时期的界定，通常是指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次年由孙中山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历了袁世凯独裁和北洋军阀统治，经历了国民革命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间整整三十八年。这个时期，人们习惯称之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空前大变革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国时期在政治上虽出现社会大动荡，但在经济、文化上，尤其是在远离战事的一些城市和地区，民族资本却得到相对程度的保护，并且由此带动了彼时彼地经济和文化的稳定发展态势。

民国时期各类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规范所决定的。

清代早期书法，大都延续前代之风追随帖学一路。乾嘉以还，随着碑碣出土渐多和金石考据学日盛，继而甲骨文和汉晋简牍的重见天日，都为彼时书坛创作带来了另种借鉴可能，也为书艺的另辟蹊径带来了广阔的前景。至清末，由于打破了清代书法碑、帖分支的状况，致使碑帖交融的创作形态在民国时期愈加发展，其时名家辈出各领风骚，风格纷呈可谓集一时之盛。作为传统艺术之大类的书法一道，在创作上承继清代碑学一脉遗绪，开启了近代书法的历史先河。

在篆刻领域，民国篆刻与崇尚体势的民国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彼时，也因为碑派书法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古代文字的多样性表现。此一类文化现象，除了能充分地体现于书法创作之外，同时对篆刻艺术的借鉴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

在篆刻创作上，“印从书出”一语，是清代书法篆刻大家邓石如所提出的。此语的主要意思，是说刻印文字要讲究出处，取字要有来历。除此以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强调刻印要体现书法的笔意。此语成了日后印章创作的金科玉律，也是众多印人们实践篆刻艺术的不二法门。

说起来，民国时期的篆刻创作风格，主要是由清代浙派、皖派、邓派及其分支汇集而成的，故尔形成了体貌丰富和特点鲜明的艺术特征。彼时各家各派，皆可寻得其渊源所自。在此，不妨笼统以号称“晚清四大家”的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及胡钁为例。胡钁创作，虽说偶见徐三庚、赵之谦的影子，但主要从浙派而来。吴让之、赵之谦篆刻虽各树一帜，然也都经历了浙派及皖、邓之径。吴昌硕印作初亦曾效法浙派体系，继而步履吴（让之）、赵（之谦）而自成一家。

至民国时期，能够接续以上“四家”号称写意派的印人，可谓不胜枚举。仅沿“二吴”一脉顺流而下的，知名者便有吴县徐新周、常熟赵古泥、修水陈师曾、绍兴寿石工，以及启东王个簃、上海邓散木、鄞县沙孟海、安吉诸乐三、萧山来楚生等。此外，由浙派和吉金派印风而生的所谓工稳雅当一路的如钱塘钟以敬和叶为铭、绍兴吴隐、鄞县赵时柁、杭州王福厂，以及黟山黄牧甫、鹤山易大厂、吴兴李尹桑、华阳乔大壮、东莞邓尔疋、番禺简经纶等。至于各家之下的师承状况，在此便不一一细述了。

一般说来，在我国印坛，从清代晚期一直到近现代的师承关系体系和流派风格

类别，通常是指专业艺术领域而言的。反之，所谓文人篆刻，大体是指那些不以篆刻为业、更不以此艺为活，而仅仅以刻印为娱乐消遣余事，或是友朋间的礼遇馈赠而言。但毫无疑问，这一类可归纳于民国篆刻领域的印人，除了具有一定的才艺和创作水准，往往也是其他文化领域有着相当造诣的专门家。他们的印作虽难称系统严谨，却也绝不至于信手为古荒诞不经。有的艺有所依、迹有所宗的作品，甚至让行家里手刮目相看。当然，“民国篆刻”的含义，除了叙述彼时文人的印章创作之外，同时也会涉及他们的藏印癖好和用印状况。

继平吾弟是一位资深报人，工作之余从事写作。他既是作家又是书家，多年以来致力于民国文化的专题研究，如他屡屡再版、在业界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等著，都是可看性很强并受到欢迎的专业知识读本。

据我所知，相关民国篆刻及其作者的话题，也是继平这些年来的关注方面和研究内容。当我在《北京晚报》和《东方早报》上，偶然间读到其中篇什（均收入这本《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时，在十分亢奋之下，同时也想象出他在这个选题上所花的时间和功夫。

譬如，他在一篇《闻一多：是真名士自风流》中是这样描写的：“闻一多是新文学运动后期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虽有着丰沛才气的诗人气质，但他更多是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耿直的书生意气。这位被称作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的中国诗人、学者，四十七岁正当年，学问研究才刚刚开始，却惨遭暗害，真可谓是‘大

才未尽’。……由于闻一多熟谙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故其刻印，似也得天独厚。有识者誉其为‘高古清刚，迥异凡俗，神趣与皖派为近，而又别具风格’，此当然也属溢美之辞。其实闻一多刻印，虽也得力于书法的优势，也借鉴于秦汉玺印或明清流派，然毕竟只是浅尝辄止而未作深入的探究，所以他的印章，无论从章法还是边款上，基本都属于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一路。”在文章中，继平甚至提到闻氏在昆明西南联大当教授时，因抗战米珠薪桂收入短缺，而不得不挂牌刻印以补家用的史实。此间，由闻氏同事浦江清教授以四六骈文撰写和彼时名流同启的《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让人读来尤是感触。

又如他写鲁迅。在鲁迅接近印章之学的记录里，最具名声的，大概要算那篇为绍兴印人杜泽卿《蜕龕印存》所撰的序言了。说来鲁迅虽喜好众多美术门类，然未必深谙印学，但他能以短短四百来字，写出了“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的道中评语，却是令人平生敬意的。

往年与鲁迅同窗于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后又同在民国教育部共事的陈师曾，曾替鲁迅刻印多件。陈氏既是名震一时的书画篆刻家，亦为晚清同光派大诗人陈散原之子，鲁迅用印多出其手理所当然。“鲁迅的常用印中有两方是早期的西泠印人吴德光和陶寿伯所刻，那是鲁迅居上海时，与‘三弟’（周建人）到西泠印社花‘泉四元五角’所刻。吴德光乃西泠创始人之一吴隐之长子，一方工整饱满的汉白文‘鲁迅’印，顶款有‘德光’二字，此印鲁迅常用于自己著作的版权页上的

印花，看来比较喜爱。另一方朱文‘洛文’即陶寿伯所治，陶寿伯后列赵叔孺门墙，与陈巨来、方介堪、叶露渊同为‘赵门四杰’，亦印坛一时之翘楚也。”

再如，他在撰写吾家外祖公王献唐的那篇文章中说：“王献唐先生诗书画印俱能，且才调不俗。作为金石文字学家，著述考证之余，他也擅捉刀治印。这和民国时期的文人风气有关，旧时文人喜刻印者颇多，金石文字学家更是注重实践，乐此不疲，如罗振玉、马衡、董作宾、容庚等，几乎都是刻印的高手。王献唐先生三十岁时开始收藏古印，其研求治印估计亦在此时。他曾在一书中写道：‘近年专收古玺印，月俸所入悉耗于此。’随着藏印日多，他的斋号也从‘百汉印斋’、‘丽汉印斋’到‘五灯丽玺之馆’在不断‘上调’。受所藏古印之熏陶，他的印，亦多取周秦古玺和汉晋铸印风格，峻爽朴茂、古雅醇美。……《近代印人传》中评‘其印不宗一家，主要取法齐鲁古玺、汉晋印章，旁及皖浙、搗叔等名家，皆得神诣，不斤斤形貌，而气韵天成’。”

除此之外，早些年，继平还撰写过一篇题为《王献唐：商盘周鼎尽网罗》的文章（已收入《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曾详细地阐述过献公的书法造诣。我相信，这一书一印的两篇文章，应当是目前介绍王献唐书法和印章艺术，在表述上最为妥帖精当的文字了。

我之所以要罗列以上片段和章节，为的是想让读者们通过有限的文字，来窥见继平写作的不易。他的这本《梅花知己——民国文人印章》专著，总共是三十一篇

文章，听继平讲，他是边求访多方人士、边积攒相关素材，断断续续地用了数年的时间局促写成的。眼下待基本成稿之后，对于他的这些每篇皆有数千字含量的文章，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是匆匆挑选了几篇浏览了一番而已。然而，即使是如此粗略地阅读，我也能想象出在这些由主题、立意而发的文章构成之初，仅资料准备以及信息查考之类所见得的浩瀚繁难。这无疑是一份事先须得做足功课而无捷径可走的劳作，这份类如长途跋涉的辛苦，对于每一位有着写作经历的人来说，尤其感受良深。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经济的蓬勃之势，各类文化现象也因时而显因运而生。此中，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更是凸现社会文明的又一标志。

这些年，因着致力于撰写海派文化专题的缘故，继平渐已闻名沪渎，在业界更是广为人知。然而面对赞誉，他依然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我认为，这便是管继平能够走向成功的根本理由所在。

刘一闻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于上海博物馆

目录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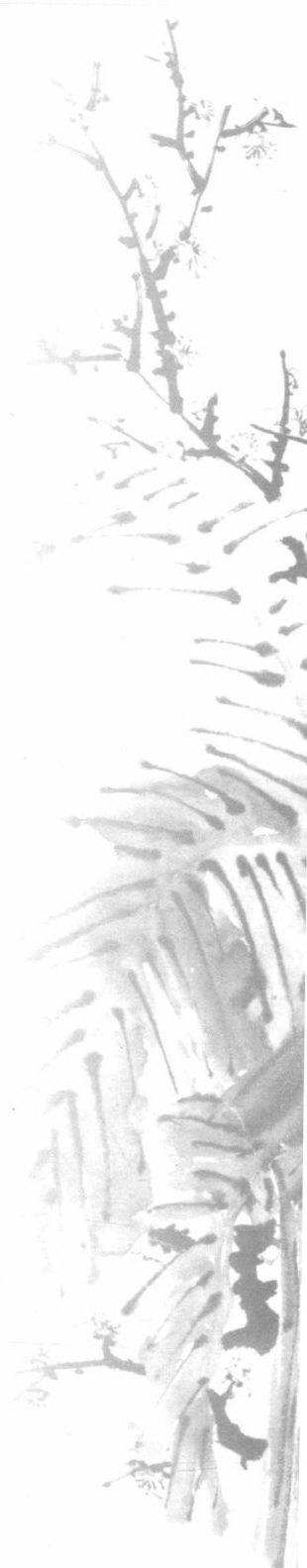
罗振玉：出秦入汉自雅淡	001
易 孺：生平得力唯一“宽”	008
陈师曾：才高不薄雕虫技	014
经亨颐：天下几人画古松	021
蔡哲夫：老去千秋有钿阁	028
费龙丁：至今人忆印中豪	033
李叔同：大师金石无今古	039
马 衡：渊雅含蓄凡将斋	045
鲁 迅：只有梅花是知己	051
张宗祥：非唐非宋乱题诗	058
杨天骥：相看何处托浮生	066
马一浮：天下文章归马氏	071
周作人：且到寒斋吃苦茶	077
寿 玺：石工自是工无敌	084
夏丐尊：鸿雪径上留印迹	090
吴元亨：刊尽春华砚笔收	097

乔大壮：清刚二字总输君	103
陆澹安：少年刻画本无师	109
容 庚：金石书画终一生	116
叶圣陶：几许闲愁付酒卮	123
董作宾：一生只为“百姓灯”	129
王献唐：不爱今钱爱古钱	136
吴仲垌：谁把雕虫笑壮夫	144
丰子恺：缘缘堂的朱红印记	149
闻一多：是真名士自风流	156
魏建功：苍茫犹带五溪烟	163
商承祚：千秋学术有传人	171
丁衍庸：神游太古开新境	178
台静农：老去空余渡海心	185
罗福颐：泽古至深今若遗	192
朱其石：汉石秦金气自华	198
白 蕉：敛手甘从壁中观	203
齐燕铭：雕虫小技亦文章	209
金曼叔：万人如海一身藏	218
黄异庵：江南散木是师门	225
蒋维崧：抱月飘烟一尺腰	232

主要参考书目

跋

再版小跋



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祖籍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贞松老人等。金石考古学家。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集殷墟文字楹联》、《三代吉金文存》，另有《罗振玉印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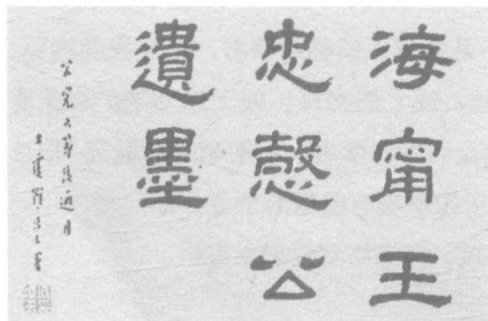
罗振玉



罗振玉：出秦入汉自雅淡

我所写的“文人印章”，若简单说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指文人自用印，一是指文人自刻印。而文人中擅长刻印的，似乎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属玩票，虽也知秦玺汉印，或也通金文缪篆，但不暇作系统深入的临摹研习，只是浅尝浏览，遣兴为之；而另一类则是在印章上学有渊源，或上溯秦汉，或下逮明清，取法有道，自成方圆。譬如像罗振玉、马衡这样的金石考古学者，于篆刻之学就属“取法有道”的专家。当然，即便像罗、马这样的于印学极有造诣的学者，他们刻印也同样迹近于“玩票”，因为他们都有学术上的专攻，印章毕竟只是余事也。

罗振玉(雪堂)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于经史、文字训诂、金石考订、目录版本以及甲骨学、敦煌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生平著作达一百三十余种。他还是一位农学家,甲午战争后感于国家的落后,古所谓“不仕则农”,于是一心以研究农学为邦本,找来《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代农学书籍来研读,同时又阅读一些欧洲人所著农书,想采用西法来改革。一八九六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专译日本农书。



为了译书,后又创设了“东文学社”,也就是在“东文学社”,发现并结识了后成为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罗、王之间的经历与交往,也始终是学术圈内津津乐道的故事。两人交契近三十年,曾一同赴日本,一同研究甲骨、敦煌之学,一同著述,又一同侍从于逊帝身边,又结为儿女亲家……直至一九二六年两人反目,翌年王国维留下十六字遗言(“五十之年,唯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投湖自沉,两人离合则成了一个谜。有人说罗振玉机智狡黠,又善于理财,而王国维埋首学问,人“老实得像火腿一般”,所以罗、王交往,是罗在廉价使用王的脑力,如罗振玉的学术著作《殷墟书契考释》三卷,乃王国维之“代笔”,而最后王投水也是为罗所逼……如此云云甚多,如今时过境迁,局外人多半也只是猜测并无实证。我还曾读过罗振玉之孙、著名学者罗继祖先生的许多据理反驳之文,可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罗继祖先生写过一本《我的祖父罗振玉》的传记,读后对罗振玉的家世、仕途、交游以及学问成就都可有大致的了解。书中尤其对罗振玉少年时的读书经历记述颇详,说雪堂公自幼聪颖过人,五岁入塾,而其读书善悟之表现,每为塾师所惊叹。其十三岁读完

↑ 一九一六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左)摄于日本京都
↓ 罗振玉隶书题王国维遗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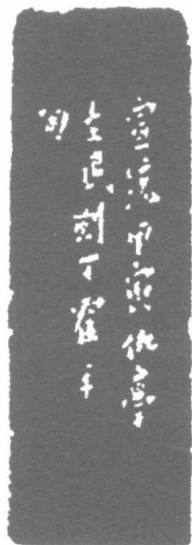


罗振玉篆刻选

《诗经》、《易经》、《尚书》，十五岁熟读《礼记》、《春秋》及唐宋诗词，其时还兴趣广泛，学刻印章，由于苦无师承，故以一百钱从一古董商的手中买进汉私印一颗，爱其古穆浑厚，佩之衣带间，闲中摩挲，以为师法。十六岁应上虞童子试，以第七名考入县学，得以秀才出身。中了秀才后眼界稍开，在杭州见仪征阮氏摹勒《石鼓文》、湖山四处所存之唐宋人题铭，均顾盼流连，不忍离去，

后还亲手拓了一份《石鼓文》带回家琢磨。十七岁再应乡试不中，从父亲处得一部清人阮元汇刻的《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如获异宝，一年内将全书逐句研读三遍，从而学业大进，深通清人经史考据之学。

十九岁的罗振玉已将自已的读书笔记刻成一部《读碑小笺》，内容皆以金石证经史，订正他平日所读如段注《说文》、《金石萃编》、《金石录》等著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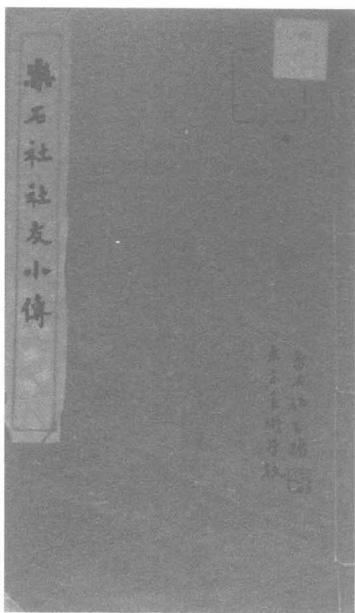


- 一 张樾丞为罗振玉刻印四方
- 罗振玉“草间忍死待宣光”（附款）
- ↓ 罗振玉“邻苏室”（附款）
- 罗振玉节临金文书法中堂

之相关条目，后又刊刻了一部《存拙斋札疏》，经学大师俞曲园读后竟误为本朝宿儒所撰，并摘引了多条于他所著的《茶香室笔记》中。由此可见，青年时的罗振玉读书之融会贯通、文字之简练老辣、考据之精严得当，与同辈学子相较早已胜出数筹矣。

雪堂先生自十五岁购得汉印起，即其“癖印之始也”。此后他四方搜求各家玺印谱录，购藏玺印实物，甄别细考，心醉神驰，多年来编成《罄室所藏玺印》（八册）、《罄室所藏玺印续集》（五册）、《赫连泉馆古印存》、《赫连泉馆古印续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西夏以来官印》等多种印谱，其中如“隋唐以来官印”、“西夏官印”，都是前人所未曾留意的空白点；又对玺印的源流、形制、材料、书体等考证研究，也多有前人所未发之阐释，显示了罗氏于印学上敏锐而又独到的眼光。

治学之余，罗振玉先生也耽于书印之艺。他的书法，醇厚沉郁，真草篆隶俱能，尤其是中年时遇上甲骨文后，即以其为师法，首创以甲骨文入书，成为雪堂一绝。至于印章，以前虽也曾见过数枚印鉴，然所见毕竟有限。前些年，



一九一四年“浙一师”部分师生发起组织乐石社，图为由李叔同主编的《乐石社社友小传》书影

教师夏丐尊、费龙丁，学生陈伟、丘志贞等发起成立了“乐石社”，李叔同亲任社长。可能西泠印社从筹备到成立的十年时间，忙于建址、雅集和办展，尚未在史料研究上做些什么整理和出版工作，而李叔同却领先一步，发挥了他做事严谨细致、善于开风气之先的特长，除了社员定期雅集之外，还先后编印了十集《乐石》小杂志，介绍社员作品和一些篆刻史料的汇编，据考证，这极有可能就是我国近代篆刻史上创办最早的一份关于金石篆刻的期刊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见到这份刊物，正是因为当年李叔同还将《乐石》八卷以及《乐石集》、《乐石社社友小传》各一卷分两次寄赠他留

学日本时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或许这也是中日印学的最早交流），该校则将这些珍贵的史料档案保存至今，而我们这边的资料，早就荡然无存了。

要说李叔同的印章，还必须先从他的书法说起。我们都知道，李叔同有着十分深厚的书法功底，十七岁时他随天津名家唐敬岩学金石书法，遍临了《石鼓文》、《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以及《张猛龙碑》、《张黑女》、《爨宝子》、《龙门二十品》等，真草篆隶，各有浸染，而且他写一家似一家，充分显示了他在艺术上极高的天分。唐敬岩先生除书法山水外，也擅印章，有《颐寿堂印谱》行世，作品少而精。李叔同其实在少年时就已经涉猎了书法刻印，有一年朋友徐耀庭去张家口办事，他曾写信叮嘱云：

弟好图章，刻下现存图章一百



李叔同所刻自用印



- 李叔同出家前（一九一八年夏）将自己所藏印章赠予西泠印社凿洞度藏。叶舟篆题“印藏”并立碑记其事
- 李叔同早年篆刻“文涛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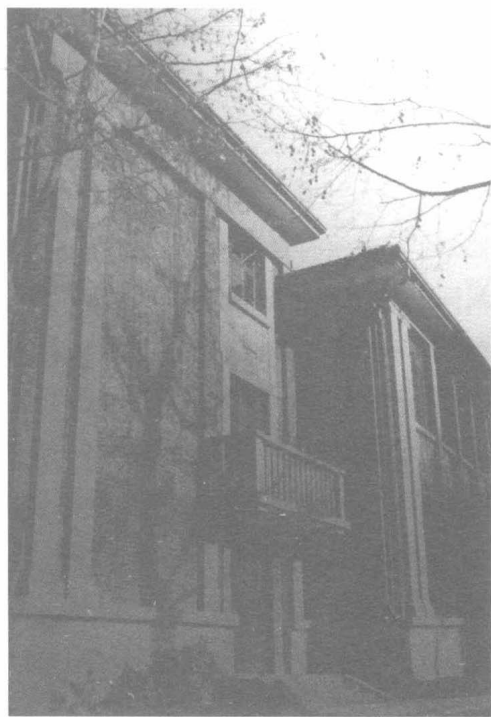
之以及浙派诸家的印风，风格稍见芜杂，水准也有参差，如“文涛”、“叔桐篆隶”、“庚辰生”等印，皆缺少浑朴古意，实属平庸之作也。

李叔同篆刻创作的高潮期主要在二十岁之前，那时他就已经编印了《袭红轩印谱》、《意园印谱》两册以及《李庐印谱》等多种，之后在“浙一师”组织“乐石社”时期，至少在印章的创作投入上他是未倾全力的，大概以指导学生为主了。由于李叔同早年所编的一册《李庐印谱》中，除了收入他自刻的印章外，还将他所藏的名刻一并收入，随着年代

块上下，阁下在东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如无有，俟回津时路过京都祈买来亦可，愈多愈好。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支，并有好篆隶帖亦乞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

从此函可知，李叔同当年正处于学习书法篆刻的“狂热期”，印石数十方一买，书帖也数十部一买，幸好他是个富家子弟，所以“价昂无碍”，成本在所不计也。

自师事唐敬岩之后，估计李叔同的书法篆刻又有上一台阶的提高。由于之前就有过大量的实践训练，又加之他深厚的书法功底、过人的艺术天赋，所以他的印章总体给人的印象是渊雅含蓄、圆融静穆一路。初期他应该也经历了一段“规秦抚汉”的过程，如一方“文涛长寿”，基本可视为其早年学印之代表作。其后他又心仪明清流派如邓石如、吴让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楼旧址